

中国大皇帝书系

◎ 贺

古 / 著

万历皇帝

下

● 他是一个在文官的调教与扶制下长大的天子……
● 他是一个三十年不临朝理政的堕落皇帝……
● 他的昏聩为大明朝的覆灭撞响了丧钟……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先帝托孤 001

终日沉湎酒色的明穆宗在位六年之后一命归天，撒手留下一个庞大的明朝帝国和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太子朱翊钧。托孤诸臣心怀叵测，内阁首辅大臣高拱高声叫嚷：十岁顽童怎能统治天下啊？此言一出，大臣张居正、大太监冯保面面相觑……

第二章 刀光剑影 037

天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大学士府一片沉寂，大臣张居正正伏案疾书。

一黑衣豪客手持三尺龙泉剑无声无息地刺死八名侍卫，正当他欲进行最后一搏时，张居正陡然一转眼，黑衣侠手中剑惊然落地……



第三章 登基称帝 103

高拱自以为占尽天机，只等皇上出面打倒专横跋扈的内监冯保，六月十六日早朝，冯保得意洋洋地站在皇太后和皇上的身边，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谕旨，……大学士高拱闻言一下子惊瘫在地……

第四章 初砺风雨 197

万历皇帝提及治国方策，大学士张居正张口便答：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更，只宜去莠存良而已！”群臣闻言，面色各呈不同之状……

第五章 赶尽杀绝 277

张居正深知这一切绝不能稟情而为之，错走一步便会有灭顶覆亡之灾，几年的锻炼他早已不是当年的荆州张秀才了。他明白了围剿和盘旋，他用“惟贤是举”之策，同时他也有“芝兰当道，不得不锄”的雄心，于是在众臣颇有疑议之中，张居正起用了杨博……

**第六章 边塞烽火 381**

刘庆川弯弓搭箭，对准正在拼杀的都掌蛮首领哈力赤一箭射去。哈力赤应声落马，利箭贯喉而出，哈力赤几经挣扎终于气绝……。刘显道：“将军之功，全军皆知，然朝廷之疑，断无消解，通匪之名，刘显也难当啊！”……刘庆川仰天长叹：“大将军误我矣！……”

第七章 锐意改革 489

孔尚贤道：“张大人果然已经将生死名誉放在一边了！”

张居正正色道：“居正今日作法，会遭到众人的耻笑，但等到居正去位之后，相信朝野上下定会有人想我的！”

第八章 秉忠夺情 609

吴中行、赵用贤等四人被脱得只留下一条短裤，伏在地上，旁边立着八个手持乌龙棒的彪形大汉。万历一声令下，顿时血肉纷飞……

吴中行怎么也不会想到，许文穆馈赠给他的装满黄金的玉杯竟是万历所赐……



第九章 忠骨冤魂 699

万历怒从心起，厉声道：“你们少给朕提起张居正……”

江陵的山水应该无恙吧！江陵的张府之外却站满了从京城赶来的兵勇……

第十章 巨厦初衰 807

二十三岁的万历开始修建三十五年之后方派得上用场的定陵，这耗资千万的浩大工程是万历给大明帝国的灭亡掘下的第一座坟墓……

第十一章 后宫风云 869

万历将雒于仁的奏章扔得很远，大声道：“昔日海刚峰骂过朕的祖父，今日雒于仁竟辱骂朕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不抄他满门，朕不解心头之气……”

第十二章 千秋功过 941

万历举目四望，朝野之中无一人可以倾心而谈。四面楚歌的悲凉一阵阵地奔涌而来。他无奈地将在手中玩弄了三十八年的政权交给了皇太子。再次开始一个相同的朝代……

第七章



锐意改革

孔尚贤道：“张大人果然已经将生死名誉放在一边了！”

张居正正色道：“居正今日作法，会遭到众人的耻笑，但等到居正去位之后，相信朝野上下定会
有人想我的！”



万历皇帝接过宫女奉上的香茗，眼睛却凝固在了那张粉嫩的俏脸上。太后突然明白皇儿已经十五岁了，已经到了领略男欢女爱的时候了……张居正可没时间去为皇上遍选嫔妃，他倡导的裁汰生员、整顿驿递的改革主张遇上了大麻烦……儒生们手捧孔圣人画像，黑压压地坐在衙门前，要以死明示儒士的尊严……张居正冷冷一笑：皇上认可的改革谁敢不从？违者斩……

刘显平定都掌蛮族，并斩杀蛮首哈力赤，捷报传至京城，朝野轰动，文武百官面色缓和，皆呈不同之色，大学士张居正、兵部尚书谭纶由是松了一口气，曾经为四川总兵刘显立下军令状的兵部尚书谭纶更是欣喜若狂，连连奏得万历，为刘显免罪加爵。

文武百官在捷报传来之时，各有不同的心事，礼部尚书陆树声因曾经主和，今自觉脸上无光，和张居正左右推诿，终于十二月间告职而去，张居正也不多作劝留，只提拔了南京礼部侍郎万士和作了礼部尚书。各级官员自知心中有愧，但见张居正也不多作追究，索性沉默不语。有胆大者，稍稍上疏言过，张居正也不多作批注，以容人之心、宽宏之本悄无声息地处理



了这众多的官员，京城之中在捷音传到的半个月之后，又开始平静下来了。

但是，大学士张居正定然是无法平静下来，刘显的成功虽然使他的政权得到了保障，但是随之而来的危机却让张居正头晕目眩了。刘显在前方冲锋陷阵，这张居正在后方可没少为他担心，户部尚书王国光的官职就几乎是为他而设的，太仓的钥匙也好像是牵在他的手中，只要刘显的催粮兵饷官一到，张居正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将所需凑齐，为此他可没有少遭到廷官们的弹劾和朝奏。现在终于挺过来了，但荡寇是成功了，可是这国库也空虚下去了。张居正原打算在三年之内减轻农民负担的，但是如此一来又如何能减免得了，在战争期间，连万历皇帝、慈圣太后也带头节俭，食未有肉，出不乘车，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但是这战争结束了，还能让皇上、太后过这样的生活么？久而久之，这皇室之人不免会生气了，这张居正的大学士也就交差吧！这是当别人在喜悦或是悲愁之时，张居正思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考成法是起作用了，但是考成法不实施贯彻下去决无起效可言。张居正对自己制定的法制还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用公文打倒公文的办法本来就不是正确的适当的。何况朝廷最大限度地勒索了文武百官的口粮，一切不都是为了战争么？刘显剿蛮，郭应聘荡徭，北边三镇，等等都是吃银子的主儿。

张居正开始讨厌起那些不务正业而游手好闲的空议书生，由刘显荡寇一事他终于看出朝官之中是书生之议多，而脚踏实地地办事的人太少了。这清议之物非为大难之事，是必须加以改革的，否则一国之中尽是夸口之徒，而无援手之辈，国家事务何来执行，昔时一堆堆的故纸政令皆来源于此，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张居正不时暗暗地想，并开始对左右的官员商议，



在刚刚引进的大学士马自强、张四维之间讨论，在老阁臣吕调阳之间切磋，定下了改革学府之政的条例。

明朝的学制，南北两京有国子监，这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校内的学生统称作监生，监生分官生和民生两种，官生当中又分两类：品官子弟入监的，称荫监生，出于皇帝特恩的，称作恩监生。民生则分为三类：从地方府、州、县考选上来的称作贡监生，自己捐资入学的称作例监生，未考中进士的下第举人入学的叫作举监生，各府、州、县又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每级学校都有一定的学额。学校由各省的提学官管辖，乡中有社学，凡有条件的民间子弟，都可以上学，其学额是有限制的。这两京国子监统由国家管理，虽然议论颇多，但是不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困难，而府、州、县学则完全不同，府、州、县学是地方管辖，给当地的财政带来极大的不便，尤其是在国家财政枯竭之时，尤显重要，这也是张居正下定狠心改革学政的原因。

明初规定，府学限 40 人，州学限 30 人，县学 20 人，校内的学生统称作生员，生员分为三类：官给廪膳称作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朝廷祖制规定廪生有人每月有米粮供给，并有鱼肉油料作补充，后来各府、州、县增设了生员，这广生员虽然不能像廪生一样每月领取米粮，但是这广生和后来又设的附生一样都可以享有免除徭役的权利。只要家中有一人是生员，便可以有三免。但是中举的人毕竟是少，这些生员便长期积淀下来，每月领米领面，日子过的十分地逍遥，每逢国有大事，动辄对朝廷不负任何责任地聚众而谈，闭口不提应对国家该负的责任，能逃得了的就逃，能躲得了的就躲，只要自己的日子过的快活了，何来管别人，年深日久，这些生员便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虽然学的是孔孟之道，但是根本不按



照圣贤书中的教诲去爱民尊君，往往是胁迫地方官员，欺压平民百姓。最主要的还是在书院内集众讲学，对朝政品头评足，因而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祸害。所以有些官员上疏的奏折之中称这些人为学霸。

这是张居正所痛恨的，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首辅大学士，负担着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大任，一心有所作为的张居正怎能会允许这些人的存在呢？以前，他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四方叛乱久而未定，根本就没有腾出手脚来，如今四方平定，国内渐安，张居正的自信心也日益增长，趁此时机，对学霸进行剔除，已经是极佳的机会了。

这日是筵讲之时，在文华殿内的万历和文武百官在讲完当时的课程之后开始同廷议事，这已经是十四岁的万历所养成的一个习惯，往往是筵讲之日，文武百官毕聚，相当于早朝，万历经常把朝上无法处理的，或是没有处理完的事情拿来请教当朝的长老。而百官也已经大体上摸清了小皇帝的脾气，在筵讲结束之后，众臣都没有离开，这时候，张居正手捧一册走上前去。

万历见张居正手捧一物，问道：“先生所持何物呀？”

张居正道：“圣上自十岁登基之时便开始学习《帝鉴图说》，如今四年已过，圣上也年岁日长，已经可以独掌朝政了。作为一个圣帝明主光学习一些图画小说是不行的，先祖之制，大煌如巨，此乃先祖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每一个仁圣的君主所应该做到的准则。微臣今日所捧的即是太祖所颁布的‘宝训’和本朝各帝的《实录》，臣历时三载，断断续续地作出了总结概括，并分列出条理，以供圣上学习！”

万历一听大受感动，声音竟有些沙哑了，哽咽道：“先生如此细心，朕简直不知何以为报，赏先生绸缎三匹，金银五十



两!”

张居正见万历又要行赏，连忙阻拦道：“圣上心情，居正心领了，只是臣分内之事，何来奖赐之物，今朝中艰难，圣上切勿奖赏无度，待日后国运昌盛再奖不迟。今四方初定，国库空虚，臣作为当国之首，十分地羞愧，哪里敢受此奖赏！望请圣上收回成命！居正心中领下即是了！”

万历感激道：“先生不愧为朕的忠臣啊！”说着竟然掉下了眼泪。

张居正道：“圣上不必如此，此乃微臣忠于陛下的职分而已，圣上为百官之主，实在应该有一个规则作为行动的指南方好，这样才能成为圣帝明君，不负先帝在天之灵，否则辱没了祖宗，臣之辅国之任尽失，如何能担当得起呀！”

万历心存感激，道：“朕一定遵照先生所训，竭力而学，做一明君，为万世楷模，将材料传上来吧！”

冯保从张居正手中接过材料，转而交给了万历。万历随手翻开书页，大略看了一下道：“好！先生细心，古今未有，朕不知何以为谢方好！”说着叹了一口气。

张居正道：“如果圣上能按照祖制所言，依制而行，这方是百官之福，万民之祉呀！先帝祖训曰：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应该勤学，敬天，法祖，保民。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教储贰，睦宗藩，亲贤臣，去奸佞，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正纲纪，重农桑，兴教化，罚赏明，慎刑狱，御戎狄，方是圣上修养圣德，治理政务的主要准则，还请圣上按祖制实行。如果圣上能完全按照祖制而行，那圣上就可以独自治理国家，不需要老臣在身边絮絮叨叨地日日操劳了！”

万历大惊道：“先生怎可如此说，莫非朕有甚失误之处得



罪了先生，先生为父皇托孤之臣，如何出此言以吓朕？”

张居正道：“不是微臣以此言惊圣上，只是微臣实在感到当执政的不容易啊！每实施一事都要前思后想，恐怕上有圣上，下有百官，只怕双方皆得罪而不能有一万全之策，微臣确实感到劳累不堪了，只盼望着圣上能早早明理执政，到时候微臣也可以休息一下了！”

万历道：“先生之言，朕谨记着，日后朕定当勤奋学习，早作明主之君，只是眼下先生要尽心为政，莫生怨愧之心，母后及朕皆倚重先生，先生不可有一日倦怠，朝中内外之事多亏先生辅弼，朕不知如何报答方好！”万历边说边惭愧不安地低下了头。

张居正道：“只要圣上能勤奋学习，臣就心安了。虽然自考成法实行之日，国库日隆，可中间又历兵乱之祸，如今太仓中了无存银，臣心不安啊！”

万历笑道：“先生为国之心，天日可见，这何能怪罪于先生呢？若不是先生力主平剿各路叛贼，今国库之银再多也不过是为叛贼所备，如今四方平定，天下大安，即使国库无银，朕也心安，待日后慢慢积攒起来不就行了么？有先生辅国，何愁国库空虚呢？”

张居正闻言备受鼓舞：“今进圣上《四十则》，随之想起当朝之议论甚广，民间有弊未除，故欲奏明圣上，请圣上定夺！”

万历道：“先生何至如此，有什么事情自作主张即可，不必来问朕了，难道朕还不相信先生么？”

张居正道：“此次事关各个方面，居正实怕上得罪列祖列宗，下失礼于文武百官，故心有千万但仍不着一词。如今见天下甫定，正是休养生息之时，故而斗胆欲将此事说出，诚望圣上作主！”



万历道：“先生不必顾忌其他，只要实说即可！”

张居正道：“一年前臣特令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但一年过去了，没有看到吏治的成绩，臣以为惟有定制各省提学官，方可控制生员，而如今生员一事，关系大焉，有不得不整饬之要，也实是当务之急！”

万历笑道：“朕倒谓先生所言何事，不过是欲整饬学政而已，如此自当实行之可矣，何来说与朕听？”

张居正正色道：“圣上所言故然有理，但这生员之动乃国家大事，不可小觑。如今生员条例众多，政府何来柴米经营，这南北两京国子监为皇家所辖也倒完好，只是府、州、县三学之中生源广众，且大多为官府养生，有免去三人丁役者，而今国库空虚，万民疲弊，何来如此多余之粮养取如此众多的生员。臣近日接连得获，生民之苦日甚一日，臣欲兴社稷，便从整饬学府开始，果能如此，国库之银见增，生民之积见涨，可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还请望圣上恩准此议！”

万历道：“这有何难，先生所言是为国家所想，许你便是了。先生可放手整饬！”

未待张居正回答，已有一人道：“汰减生员之议，臣认为不可，望陛下慎重待之！”张居正看去，原来是左都御史欧阳长序。张居正没有言语，只待欧阳御史讲下去。

欧阳长序道：“今大学士裁减秀才之议臣以为不可，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圣贤。臣以为如今生民愚蠢，是未有教化之开也，不但不应该裁减生员，相反还应该广开员路，以补国家教化之需。”

张居正面呈愠色道：“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请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提学之官稍轻，而人也很少能有自重者，



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假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故士习之风渐渐昏暗下去，而伪学之人渐渐地多了起来。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浸以沦失。去年仰荷圣明，持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将近一年了，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也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语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而不敢有所作为。如今倒形成了下官们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故而今日从政之事大抵如此，并不是独学校一事！今请求整饬学府并非臣信口雌黄，目前学府之中利弊互见，利不多而弊有余，弊大于利，不除弊而兴利，难道除利而养弊么？”

张居正可谓言辞激烈，寸步不让，欧阳长序见张居正发怒，心下已经冷了三分子，知是已经无法扭转当时之议了，他朝四下望了望，希望在座的各位官员能够给他一个援声。可是一时间，文华殿中静悄悄的，甚至是连一个人的咳嗽都没有，欧阳长序感到气氛的压抑。他的心口堵得慌，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吞吐之后，感觉愈发的不舒服了。

万历道：“先帝之时，尝有汰生员之命，但御史杨宜争之而止，温体仁大学士也曾提出过此事，当时遭到了刑科给事中傅朝佑的弹劾，最终生员未汰，而大臣失和，今欧阳御史又谓之得罪于贤圣，朕以为此议语也，孔圣尝为和田委吏，孟亚圣也道经役义也，孔孟之道并未提出领取米粮的要求，更没有提出免除生员的徭役之累。为何先生今日全举此议，尔等又要从中阻挠呢？先生今日见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意欲汰减生员聚



财养民，以减少空议之徒，先生多次和朕论及此事，只是阻碍于前些时日的四川战争未断，广西战争又起，故而不得罢了。当今之时，国家大难，而各省府、州、县生员不能为国出一人一力，只懂得以言辞攻击朝野，专营一己之私，如此生员不要也罢，孔圣之人要求仁爱，这些满口诗书满腹经纶的生员们，何尝有过如此的想法，只不过每月按时应领柴粮，服役之期不作分忧之思，而专意逃避之行，如此之人，忠君之流不耻于议。尔等大臣皆从书院之中走出来的，其生员情形大抵可知，朕虽然久在宫中，但宫外之事也是略知一二。先生每每勤政为国，尔等大臣也应以之为楷模，大公无私，一心为国，方是朕之忠臣，专营己利者朕素来不愿意与之交谈，朕一生之中最痛恨的就是自私嗜利之人，今先生提出爱国之举，何谓得罪于圣贤？枉曲圣贤之言，背道圣贤之路，才是得罪于圣贤。先生着议汰裁生员之议可以实行，众官若有不服之议，可以面奏，可以上折疏之！”

万历皇帝对于生员之议已经切实地感到了反感，这种反感来自于他自己每日的日讲修习和每月的经筵讲学，皆陈腐之辞，滥泛之调。更何况给万历深刻印象的是在朝堂之上关于平定四川匪乱的争议。当时在朝廷之上，年幼的万历几乎被主和派大臣说动了心。由此他日益对清谈之风产生了厌恶之感。如此长日积压，不得释解，今有张居正从中一说，万历迅速得以释放，故声色俱厉地数落着生员的不对。其实在年幼的万历皇帝眼中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他所有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就是这国家是我的，如果有谁不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那必然是不忠于自己，对于不忠于皇上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忠义之举，此不为国之蠹虫又为何呢？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让万历推测出生员的种种坏处来。张居正已经说过，今国库空虚，积蓄



之计不能和缓，而众生员不仅是空领粮白读书，还要拐带三人不服劳役，如此也倒罢了。这些生员一有知识不但不能报效国家，相反四处聚众开办学堂，品评朝廷，议论政权，一时间谣言惑众，若地方官府略加管制，定然会有学霸之首出面闹事，如此影响太坏。这些情况万历皇帝已经在大臣们上奏来的折子和地方官员的疏本中可以看到，以前没有精力来完成这类事情，如今，四方蛮族臣服，乱匪也一一剿定，正是大行其政之时。张居正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稳稳当当的，万历皇帝在幼小的心灵之中已经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国辅政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张居正了。尤其是那刘显剿寇之时，若不是张居正竭力保奏，现在四川之匪已经大乱了。因此，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提出的整饬学府之议十分赞同，左都御史欧阳长序的反驳不仅令他着恼，而且他还想对其施以廷杖，只是在经筵之日一时无法说出口罢了，不然依万历的脾气，欧阳长序这一顿打是断然挨定了，谁反对张居正，就是反对他，万历能不生气么？

张居正见万历越说越激动，已经是面色发青了，忙道：“圣上息怒，此朝臣之争，皆欲明一事理，圣上不必如此！”

这时万历方才稍稍歇了一口气，缓缓地问道：“先生所谓生员之议，可有相应的对策啊？”

张居正答道：“臣对于生员之弊已经留意许久，只是未能实施而已，如今臣具陈条规十八，以令众官整饬学风！”

万历一听大喜道：“果有如此条规，先生可否随身带来？一并交给朕吧！”

张居正从怀中掏出一叠厚纸，交由冯保送到了万历皇帝面前。万历随手翻了翻，也不细看，只是环顾了一下文华殿，见众臣皆垂手肃立，便对张居正道：“先生详细讲一下是何条规，



也令众臣听个明白。”

张居正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文武百官，方不紧不忙地说道：“臣察其学府之弊若干，总提十八条，今只将其中关键几条详细说明一下！”

万历道：“如此也好，余下的十四款，待朕审检之后再传阅各位，先生请讲吧！”

张居正道：“第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治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备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读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缉拿。

第二，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必严格遵守朝廷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抢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与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黜退，若纠众结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訾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第三，廩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置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检阅，如有荒疏庸给之辈，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有姑息之举。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超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超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则四、五名也可，不必补充，以免滥员。若乡宦权贵，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